

本位化：全球思維在地行動

胡國楨¹

本文評介：吳智勳著，《耶穌基督普遍救恩：基督徒倫理本地化的探索》（台北：光啓文化，2008年12月初版）。

筆者去（2008）年八月中旬從美國牧靈旅行歸來，打開電腦，吳智勳神父大作《耶穌基督普遍救恩：基督徒倫理本地化的探索》出現在眼前，吳神父並表示準備今年元月將在香港聖神修院開設相關課程，不知是否可在年底前付梓出版。

筆者快速流覽全文，發現吳神父從罪及末世論的角度出發，談基督徒倫理觀念的本地化問題，在方法論上確實有創新的意味，不是老生常談，值得大力推廣。

筆者孤陋寡聞，截至目前為止所接觸到有關討論「基督信仰倫理觀本位化」的書籍及文章，出發點大都集中在中華文化強調的外在倫理行為（例如：孝道、仁愛等）；或是以儒、道等家的經典為中心，來詮釋基督信仰的天人關係，進而談到人倫關係。幾乎還沒有學者從對基督信仰教義本身詮釋適當性的檢討為出發點，來探討這個議題。為編者來說，這是本人所接觸到的第一個開創性的研究新進路。

¹ 本文作者：胡國楨神父，耶穌會士，輔大神學院神學碩士，現執教於輔大神學院及宗教系所，並任本刊及「輔大神學叢書」主編。

筆者以欣賞、恭賀的心情來編輯本書，也感到萬分榮幸。對於全書的內容及其表達方式，也很感欽佩，相當肯定吳神父「耶穌基督普遍救恩」的基本立場，這應該是基督信仰神學發展的根本立足點。筆者願從這一點來與吳神父就 *inculturation* 一詞應有的意義及中譯方式做一交談。

吳神父指出 *inculturation* 的中譯詞，常用的有「本地化」、「本土化」、「本位化」三詞，他自己較傾向使用「本地化」，並對 *inculturation* 的意義作了如下的說明：

「本來指兩種文化相遇，其中一種將另一種文化內的東西吸納為己有。用在教會身上，則指教會與另一文化接觸而產生融入，教會與本地文化發生活潑的交往，互相影響，帶來新的創造，互相受惠。用在神學上，本地的基督徒用他們本地的文字、概念、思維方式、表達方法，去解釋神學，形成一種本地神學，甚至反過來豐富了普世教會的神學。」（本書第7頁）

讀了上述說明，筆者認為在吳神父的理念中，*inculturation* 是一種文化交流的活動，有雙重意義：地方教會以自己的文化、思想等，與普世教會在文化、思想上做交流，不只豐富了本地教會的文化及思想，也使普世教會的文化及思想表達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換言之，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是一體的兩面，在神學上，*inculturation* 不只發展出本地神學，也會將這本地神學發展過程及其成果中所發現了的解釋教義的新因素，回流到普世教會的神學研究中，使普世教會的文化及思想有了新的發展。

吳神父對 *inculturation* 這一文化交流活動的理念，筆者完全認同。這個文化的雙向交流現象，或許也可用另一個晚近西方

學術界出現一個流行的新字 glocalization²來說明，這個字是由下述兩個字組合而成：globalization(全球化)及 localization(在地化)。任何地方教會在其 inculturation 的發展中，是應重視在地的因素，但也不可忽略自己在普世教會中的地位。因此，中華教會在自己的 inculturation 的發展中，不應只單純的「在地化」，或「本地化」，封閉地只顧慮中國傳統思想及習俗等因素，更應考慮中華文化在當今普世教會中的「本位」問題。

「位」，甲骨文作「𠤎」：人站立的地方(位置)；小篆作「位」：從人立，古代君臣相聚於朝堂之上，各人所著之位置，上下左右，咸有一定，不可凌亂。故位之本義作「列中廷之左右」解(見《說文許著》)，乃朝(讀潮)會時，臣屬肅立於朝堂左右而列班之處，亦即當立之處；此各人當立之處，即位³。

所以，在發展我們中國地方教會時，應考慮我們當今所處的「位置」，影響這「位置」的因素，不只是「地域」，其他如時代潮流、社會發展傾向、人們生活實況等等，也都應包含在內，這是普世文化對當代中國教會不可忽視的影響。梵二以後，教會當局一直鼓勵各方人士注意「時代徵兆」，這也是由不同角度推行「地方教會本位化」的實例之一。我們切切不可太劃地自限，以為「中國教會禮儀」就是「傳統祭天典禮」式的，不然會遭時代淘汰；若真如此，這種禮儀大概對普世教會

² 谷寒松神父將此詞譯為「全球地方化」，見《神學詞語彙編》431頁。編者則較欣賞古偉瀛教授翻譯的「全球思維、在地行動」，參閱：拙著，〈全球思維、在地行動：題解與教會歷史〉《心泉》73期(台北，中華基督神修小會，2006年1月出版)，2-6頁。
³ 見：高樹藩編纂，《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臺北：正中，1974)，62頁。

禮儀發展前景的貢獻，可能也不會很大。

亞洲教會的前途是屬於年輕人的，臺灣、港澳及大陸等兩岸三地的教會的未來，也都該掌握在年輕人的手中。我們展望及發展明日活潑信仰的中國地方教會，不能不考慮這批年輕人所經歷過的體驗，在他們成長歲月中所碰到的問題，所渴求的東西。當然我們也不否認發展「中國地方教會」時，應站在中華文化自古以來的一貫道統思想體系之上，因為這究竟是中國人的根，不論時代如何變動，這道統思想總會明顯或潛在地影響中國人的言行思想。當然，「中國地方教會」發展的成果終究還是要回流到普世教會的主流文化及思想中去。所以我們絕不可以劃地自限，把 *inculturation* 的發展活動只局限在「本地化」或「本土化」之中，而應知道中華教會及中華文化，在普世教會及其文化中，現在所處、所立的「本有位置」，為整個教會的未來而發展。這是 *inculturation* 比較整體積極的意義。

其實，吳神父本書的出版，正是中華教會在倫理神學 *inculturation* 上的優秀範例。本書不只將中國傳統經典作品中的思想，與基督宗教信仰的表達做了整合的工作，同時也顧慮到普世教會在這個時代對「罪」及「末世觀」等詮釋的恰當性問題。這正是「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的具體實現。這不只是中華教會神學界所做的本地化工作，也是中華教會在普世教會及普世文化中，現在所處、所立的「本有位置」有所認識而採取的行動，及其神學反省，不只對中華教會的前途有正面的影響，對普世教會的倫理思潮的發展前景，也會有所助益。

我們再次恭賀吳神父本書的出版，也期待更多類似的作品出現，為中華教會及普世教會提供更好的前瞻性理念。